



黄色郁金香



玫红色郁金香



复色郁金香

再赏郁金香

杨 芳



暗纹木质相册的铜扣早已氧化发绿，掀开扉页的刹那，一张泛黄的照片如蝴蝶般飘落下来。8岁的我歪扎着高低不一的羊角辫，印着草莓熊的白裙子上摆沾满草屑，正咧着缺了门牙的嘴，朝着镜头绽放出盛满阳光的笑容，我的身后是迎泽公园的郁金香花海。

后来，我收到北京高校的录取通知书，父母卖掉老房子，陪我踏上北迁之路。列车缓缓驶出站台，窗外太原的轮廓渐渐模糊，汾河的波光、柳巷的吆喝，连同奶奶塞进我口袋的大白兔奶糖，都化作记忆里斑驳的光影。毕业后，在京城拥挤的地铁与写字楼间穿梭时，加班到深夜的我总会翻开手机相册，看着童年在郁金香花海中的身影，想起牵着父母的手在花径奔跑时，裙摆扬起的风里都裹着香甜的气息。

前几天，父亲翻看体检报告突然提议：“回太原看看吧。”高铁驶入太原南站的瞬间，熟悉的晋语乡音裹挟着陈醋的酸香扑面而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迎泽公园。公园南门的石狮子依然守在大门两侧，只是鬓毛间多了岁月雕刻的沟壑，而空气里若有若无的花香，却精准叩开了记忆的闸门——那是混合着露水与青草的清甜，是刻进骨子里的故乡密码。

踏入公园，我惊觉这里已大不相同。曾经略显杂乱的入口

如今开阔敞亮，铺设着古朴的青石板路，路旁新栽的银杏与国槐舒展着枝叶，像是列队欢迎归来的游子。记忆里那个摆满小零食摊和玩具的角落，变成了古色古香的泽众书院，白墙黛瓦，飞檐斗拱，静静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，偶尔还能听见从里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。

循着花香转过九曲回廊，大片郁金香骤然撞入眼帘。湖心岛畔，晨雾如纱，红橙交织的花朵若隐若现，似点点星火坠入碧波，在朦胧中闪烁微光；粉白花瓣与摇曳的绿柳倒影，在湖面舒展成一幅写意水墨画。那株复色郁金香依然惊艳，鹅黄花瓣镶着黛紫裙边，晨光拂过时，宛如少女微微发烫的脸颊，又似匠人精心织就的丝绒华服，每道褶裥都流淌着岁月的光泽。

花田顺着地势起伏成浪，低处的明黄郁金香如碎金铺满草坪，随着风轻轻颤动，像是无数小太阳在眨眼睛；高处的玫红色品种浸染着朝霞的浓烈，远远望去，宛如燃烧的云霞坠落人间。转角处那片柔粉花海，让整个夏天都变得温柔缱绻，与周围艳丽的色彩相互映衬，构成一幅流动的动人画卷。

微风掠过花田，单瓣郁金香卷起的花瓣边缘，像是被风偷吻后留下的痕迹；重瓣花朵则如缀满星辰的裙摆，每一次摆动都抖落细碎的光尘。高茎的郁金香亭亭玉立，宛如身着罗裙的仕女；矮生植株乖巧地伏在绿草间，像极了捉迷藏的孩童。

清晨的露珠挂在花瓣上，将阳光折射成七色彩虹，花茎不堪重负地弯下腰，水珠坠落的瞬间，又俏皮地弹回原来的弧度。

快到中午了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姑姑发来的语音消息：“快到小区门口了吧？你姑父早就在电梯口候着了！”推开姑姑家的防盗门，智能门锁发出清脆的提示音，厨房里电磁炉上的砂锅正咕嘟作响，排骨的香气混着山西老陈醋的醇厚扑面而来。表姐系着印有郁金香图案的围裙从厨房探出头，怀里的小外甥挥舞着莲藕似的手臂，奶声奶气地喊“姨姨”，恍惚间竟与记忆里扎着蝴蝶结、总爱和我抢果冻的小女孩重合。餐桌上摆着新式电蒸箱蒸出的槐花馅包子，还有用空气炸锅做的小酥肉，吃饭时，姑姑往我碗里夹着过油肉：“就知道你惦记这口，特意用铸铁锅现炒的！”

一大家人饭后围坐在洒满月光的阳台，姑父打开平板电脑里的电子相册。屏幕上，有我骑在爸爸肩头看猴山的旧照扫描件，也有表姐孩子抓周时的短视频。表姐突然点开一段录像笑作一团：“瞧瞧你8岁那年，为抢我的郁金香发夹，追得我绕着花田跑了三圈！”

离别的清晨，我们又一次走进雾气氤氲的公园。原来无论走得多远，迎泽公园的郁金香都会如期绽放，就像血脉相连的亲情，在岁月流转中既保留着记忆里的温暖，又以崭新的面貌续写着这座城市的故事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林徽因与宁公遇

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，宁公遇、林徽因、葛水平三位来自不同时代的女性，因佛寺东大殿产生了奇妙而动人的交集，共同谱写了一曲守护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。

宁公遇，这位生活在唐代的传奇女性，是佛寺东大佛殿的殿主人，送供人和守寺人。作为女弟子，宁公遇出资修建东大殿，是这座建筑的主要功德主之一。支撑宁公遇倾尽毕生心血的，是一份永恒的信念——守护佛寺。她将自己深深融入这方静谧天地，在青灯古卷的映照与晨钟暮鼓的回响中，寻得内心的安宁与永恒。佛寺东大殿由宋代高僧愿诚和尚主持修建，这座始建于北魏的唐代木结构建筑，距今已有千年历史，它的发现有力打破了日本学者“中国没有唐代及其以前建筑”的断言。佛寺东大殿是中国现存第二古老的木结构建筑，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。

林徽因的名字在中国建筑史和文化史上熠熠生辉。她一生致力于研究河北赵州石桥，山西应县木塔、五台佛寺等古建筑的保护，不仅如此，她还参与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，以毕生之力推动古建筑的保护事业，赢得了极高声誉。著名文艺评论家韩石山在2022年8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、长达20万字的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一书中盛赞：“她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……她是天地日月精气凝聚成的一个才女，也是中西文化共同铸造的一个女神。”此外，林徽因笔下“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”的优美词句，更是让“人间最美四月天”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。

葛水平，现任山西省文联主席、山西大学教授，也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。1998年，在一个阴雨天，葛水平辗转来到佛寺，第一次“遇见”宁公遇。她回忆道：“憋足了劲的雨并没有下很久，很快云层的轮廓变得清晰。我辗转来到佛寺。”见到“盛唐的唯一见证是一位坐了几千年的女子，在‘佛寺东大殿’，一席之地，光照不到的地方”，“那个年龄段的我也仅仅只是缘于自己简单的张望；我来过，知道了‘宁公遇’。”在2025年第2期《山花》上发表的散文《佛光照耀》，成为了将宁公遇、林徽因联结在一起的文化丝线。读者们循着葛水平的笔迹，得以走近千年前的唐代妇女宁公遇与近百年前的建筑学家林徽因。

梁思成和林徽因自1932年起，便踏上了在中国大地上寻找遗存古建筑的艰辛旅程。15年间，夫妻二人四次深入山西，共调查古建筑2738处，留下的测绘图稿多达1898张，相继察看了大同华严寺、善化寺，应县木塔，太原晋祠圣母殿等伟大的木结构建筑，然而其中始终没有唐代建筑的踪影。他们苦苦寻觅，终于在五台县发现了佛寺。为了深入勘察，他们通过斗拱处的一个洞口进入斜坡殿顶的藻井处。殿内黑暗无光，二人仅能打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爬进空腔，从缝隙处爬进去，所经之处都积着厚厚几寸的尘土。当手电筒的光照向殿梁结构处时，上千只蝙蝠赫然出现在眼前。成群结队的蝙蝠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檩条处，在手电的亮光下，整个画面透着诡异与恐惧。蝙蝠见光惊飞，一股腐烂难闻的气味瞬间扑鼻而来，尘土裹挟着虫鸟的粪便纷纷抖落，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林徽因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身上和背包里爬满了落下的臭虫，脸颊和脖子被叮咬得奇痒，但她为了工作顺利开展，忍耐着坚持工作。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，她在佛寺最右边的梁上，发现了隐隐约约的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13个字。这一刻，存世千年的宁公遇与现世才女林徽因，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相遇！而这一切，又被当代才女作家葛水平以婉约细腻的笔触记载下来。

林徽因久久凝视着，思绪万千。她遥想着这位唐代女子究竟是凭着怎样坚定的信念，捐出家产修建了这座庙宇；当庙宇建成后，又怀着何种执念，将自己永远留在了这里，日日听着暮鼓晨钟与诵经声，以谦卑之心守护着缭绕的香火和青灯黄卷。葛水平这样描述：“一千多年后，两位女子在此地四目相对，林徽因走近她（宁公遇），一手托在她的肩上，阳光一抹柔亮的光送到她们身边。”“林徽因说：‘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，让自己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，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。’”林徽因确实做到了，她与宁公遇的合照，也成为了千古奇遇的传世珍品。

三位女性身处不同历史时期，却怀着共同的理想——

探求中华文明、追溯历史根脉。从唐代的宁公遇，到现代

跨时空对话

韩玉峰

黑板的故事

李敏

“老师！这黑板明明是绿的，为啥叫黑板呀？”后排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“嘟”地站起来，头上的蝴蝶结跟着颤一颤。前排几个男孩立刻跟着起哄，有人故意扯着嗓子喊：“对对对，应该叫绿板！”还有人拿笔敲着桌子，“咚咚”的节奏像催我快给个说法。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几十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，活像一群等着投喂的小麻雀。

粉笔尖停在泛着哑光的墨绿色板面上，我望着这群古灵精怪的孩子，忽然想起30年前，初当老师的我第一次摸到黑板时，满手沾着的炭灰。轻轻放下粉笔，我笑着说：“这个问题有意思，得从一块脾气特别大的‘老古董’黑板说起……”

那时候的教室，墙面直接抹上掺着炭灰的泥浆，再刷几道墨汁，就算是黑板了。表面坑坑洼洼像张粗糙的砂纸，粉笔一写上去就打滑，写“一”能歪成“√”。记得隔壁班的李老师写板书，粉笔“啪”地折断，碎渣子蹦到第一排孩子的脸上，逗得全班笑作一团。擦黑板是最热闹的课间活动，值日生挥舞着绑竹竿的破抹布擦拭，粉笔灰扑簌簌往下掉，前排同学急忙用课本捂住口鼻，等尘埃落定，个个成了白眉毛的“小老头”，他们互相指着对方的花脸笑得直不起腰。

后来换成了木质黑板，深褐色的板子刷上黑漆，模样周正了些。可这黑板“脾气”不小，冬天粉笔变得脆生生的，写一笔断一次，老师只好把粉笔焐在怀里。最头疼的是边角总吸不住粉笔灰，写出来的字毛茸茸的，像长了层绒毛。有次校长来听课，我提前用湿抹布擦了三遍黑板，又用粉笔头轻轻抹上一层灰打底，生怕字挂不住。那时候，谁板书漂亮，学生就追着谁要签名，比追星还热闹。有位教语文的赵老师，板书工整得像字帖，每次下课后，都排满了求“墨宝”的签名队伍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墨绿色的磨砂玻璃黑板成了“新宠”。第一次摸到它时，凉凉的触感像摸到了溪水边的青石。粉笔落在上面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春蚕啃桑叶。但这黑板也有小毛病，写久了手腕酸得抬不起来，要是用力不均，笔画就会深浅不一。教数学的张老师总爱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，粉笔在玻璃上来回穿梭，不一会儿袖口、裤腿就沾满白灰。有次他抬手擦汗，把自己抹成了大花脸，逗得全班笑出眼泪。可第二天，他依旧带着粉盒盒，哼着小曲儿走进教室，在黑板上画下一个又一个严谨又漂亮的图形。

2000年后，教室突然“大变样”。推拉式黑板带着电子白板来了，像给黑板施了魔法。第一次用投影仪时，全校老师挤在教室里当“学生”。我紧张地点击鼠标，课件却卡在加载界面，急得手心冒汗。后排的老教师拍拍我肩膀：“新玩意儿，得慢慢培养感情。”当《桂林山水》的实景图铺满屏幕，孩子们“哇”的惊叹声，比我预想的还要热烈。课间，总有人偷偷戳电子屏，看波纹在指尖漾开。调皮的男生还会在上面画鬼脸，等下节课老师一擦，“鬼脸”就咧着嘴消失了。

现在的纳米涂层黑板，简直是个“智慧伙伴”。它记得住老师的板书，能和同学们的平板“对话”，甚至能用触控笔画出会动的思维导图。上次讲《中国石拱桥》，我在黑板上勾勒赵州桥的轮廓，指尖轻轻一滑，桥身就拆解成零件，360度旋转展示内部结构。小宇忍不住伸手触摸，仿佛真能触碰到千年前匠人的智慧。课后，还有同学追着我问：“老师，以后黑板会不会自己讲课啊？”

“所以呀”，我拿起粉笔，在墨绿色的板面上写下“黑板”两个字，“虽然颜色变了，模样变了，但它一直都在帮我们传递知识，记录成长。”不知谁小声说了句：“原来黑板里藏着这么多故事。”是的，这些故事里，有粉笔末飘落的声音，有科技进步的足音，更有一代代人求知的热忱，全都写在了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。

蛮好人生

吴宇

夜已深，城市褪去了白天的喧嚣，陷入一片静谧之中。我独自窝在沙发里，电视屏幕泛着幽蓝的微光，映照著《蛮好的人生》的片尾字幕缓缓升起。孙俪饰演的胡曼黎，从职场精英跌落到生活谷底，在婚姻破碎与事业崩塌的双重重击下，仍能在废墟中重建人生。这不仅是一场屏里的故事，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对“蛮好人生”的固有执念，也悄然叩响了我重新审视生活的门扉。

儿时的我，总把父母那句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当作耳旁风。夏日的午后，我趴在凉席上翻看《科学家传记》，幻想自己能像居里夫人般在实验室里发现新元素，试管中腾起的紫色烟雾仿佛都带着神秘的魔力；或是模仿电视里的明星，披着床单在客厅“走秀”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站在聚光灯下，让掌声与欢呼围绕着我。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如同泡泡机吹出的七彩泡沫，在阳光下闪烁，却又一触即破。

大学时，我如愿考入南方的一所高校，一头扎进了激烈的“内卷”漩涡。看着同学纷纷加入竞赛、社团、实习的行列，我也不甘落后：同时报名三个社团，在会议与活动间疲于奔命；为了一份实习证明，在写字楼里加班到地铁停运，透过落地窗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盏。记得为筹备一场创业大赛，我和团队连续一周睡在工作室，靠咖啡提神、靠泡面充饥。当我们捧着金奖奖杯欢呼时，身体却突然亮起红灯——高烧39度的我躺在医务室，听着窗外的蝉鸣，突然问自己：这些透支健康与生活换来的荣誉，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

工作后，“成功”成了悬在头顶的剑。为了拿

下重要项目，我主动包揽最难啃的任务，熬夜修改方案到黎明，在会议室里强撑着精神汇报；为了业绩指标，周末也泡在办公室，连父母生病都只能通过电话问候。直到那天在提案会上突然眼前一黑，被同事送进医院。躺在病床上，看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，手机里仍不断弹出工作消息。千里之外的父母连夜坐高铁从太原赶来，母亲布满血丝的眼睛、父亲颤抖着削苹果的手，让我所有的坚持瞬间崩塌。“别太累了，平安健康就好。”母亲的话，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——原来我拼命追逐的“蛮好人生”，早已背离了生活的本质。

胡曼黎的故事，给我很多启示。她从云端跌落尘埃，却在泥沼中开出花来；她放下曾经的执念，在平凡的日常里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支点。我开始懂得，真正的“蛮好人生”，从不是世俗定义的奖杯与光环，而是能在清晨的一碗热粥里品味幸福，在陪父母散步时聆听唠叨，在与老友闲谈中感受温暖。

如今的周末，我不再强迫自己参加各种社交，而是挽着母亲的手逛菜市场，看她为了几毛钱与摊主讨价还价，挑选最新鲜的青菜；回家后系上围裙，笨拙地跟着菜谱学做红烧肉，听父亲一边吐槽“盐放多了”，一边把盘子扫得精光。闲暇时，我会独自坐在公园长椅上，看孩童追逐风箏，听树叶沙沙作响，让阳光温柔地铺满全身。这些曾经被我视为“平庸”的瞬间，此刻却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我慢慢懂得，真正的“蛮好人生”，是学会在奔跑时不忘欣赏路边的风景，在追逐梦想时不丢失生活的温度。

做碗凉粉迎夏天

李梦洁

5月的太原，已出现了30多摄氏度的气温，炎热的夏天来了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我总会想起做一碗清嫩的凉粉。

我取出珍藏的红薯淀粉，那熟悉的细腻触感从指尖传来。一杯红薯粉兑上五杯凉水，瓷盆里顿时泛起乳白的涟漪。手腕轻轻搅动，粉浆渐渐变得顺滑，恍惚间，儿时的画面在眼前浮现。那时外婆总在院子里支起小桌，我搬着小板凳蹲在一旁，眼巴巴地看着她搅拌粉浆，偶尔趁她不注意，偷偷捏起几粒花生米塞进嘴里。

水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升腾的热气模糊了镜片。转小火，将搅拌均匀的粉浆缓缓倒入，木勺立刻在锅中画起圈圈。这搅动的力度和速度都有讲究，得不紧不慢，恰到好处，粉浆在高温下逐渐变得浓稠、透亮。

凉粉倒入铝饭盒，静待冷却的时间

里，我开始准备调料。黄瓜洗净切丝，刀起刀落间，清脆的声响仿佛是夏日的音符。大蒜捣成泥，浇上滚烫的胡麻油，“刺啦”一声，浓郁的蒜香瞬间弥漫整个厨房。最不能少的，是从宁化府打的老陈醋，深褐色的液体泛着醇厚的光泽，光是闻着那股酸香，口水就忍不住在嘴里打转。

一碗凉粉刚做好，闺蜜就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拎着一袋桥头街买的麻叶。“老远就闻到醋香啦”，她熟练地拉开椅子，“快说说，这次又加了啥秘方？”我们相对而坐，筷子轻轻一挑，晶莹的凉粉便打着旋儿滑进碗里，浇上蒜水、陈醋，撒上黄瓜丝、炸花生米，再淋一勺红彤彤的辣椒油。入口的瞬间，酸辣在舌尖炸开，凉粉的滑嫩与黄瓜的爽脆交织，热气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在这渐渐浓郁的夏日氛围里，一碗凉粉，就是对这个季节最好的欢迎礼。



林徽因勘察佛寺